

城市里长大的孩子,认识的鸟无非是麻雀、喜鹊和鸽子。

小时候伯伯喜欢打鸟。某日他带回一只猫头鹰,堂兄弟们兴奋地凑上去,试探着轻轻推搡它,睁着一双大眼但白天视力欠佳的猫头鹰不断眯着眼睛。他还养过一只会骂脏话的乌鸦,关在祖屋大厅门口的笼子里。被它骂过的客人都吃了哑巴亏,因为实在不好与一只鸟对骂。记得这只乌鸦体形小巧,后来我去京都留学见到硕大的乌鸦,着实吓了一跳。查了当地常见鸟雀的资料,得知这种乌鸦叫大嘴乌鸦。

在苏浙游览,高速公路两旁的水田里偶尔会见到白鹭,细脚伶仃地立着,飞起来时像白烟一样轻盈。我也见过傍晚时分几十只白鹭一起停在树梢的景象,苍茫暮色里一团团的白影子让人疑幻疑真。白鹭有种遗世独立的仙气。身披黑白灰衣衫的苍鹭则绅士般优雅,神态相当自负。我在京都鸭川旁的咖啡馆里,近距离地打量过一只河床上的苍鹭,它的帅气让我手边的书很长时间都成了摆设。

最初看到绣眼,是在宋徽宗的《梅花绣眼图》里。瘦劲稀疏的梅枝上立着一只绣眼。小区里有人养绣

眼,起先我并没有认出来,主人颇有点得意地让我看它眼睛周围那一圈白色的短羽,我才恍然大悟。把宋徽宗的画册翻出来仔细看,图里的绣眼羽毛看起来是灰褐色的,想必原来也是美丽的灰绿,年深日久褪得只余一片灰,这正是我没把现实里的绣眼认出来的原因。张爱玲曾感

### 鸟的日常观察

戴蓉

概说:“像我们这样生在都市文化中的人,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,后看见海;先读到爱情小说,后知道爱;我们对于生活的体会往往是第二轮的。”这句话再次得到验证。

友人养了一只白文鸟。它的眼睛乌溜溜的,眼睑的周围一圈淡红,仿佛粉色丝线绣上去一般。脚趾也是淡红色,看上去极纤弱,却稳稳地扣着鸟笼里的竹杠子。这只养熟了的小鸟,主人打开笼门,摊开手掌,它便飞过来卧在掌心里,蓬松得像一枚雪白的团子。我盯着它看,它也歪了歪雪白的头颈看着我,让人见之心软。友人告诉我,文鸟的原种其实是灰文鸟,白文鸟是人工培育的变种。

长着黄色眼圈和喙的乌鸦也是朋友教我认识的。他们知道我喜鸟,便经常发来抓拍的野鸟的照片,江湾湿地羽毛蓝得发亮的翠鸟、森林公园里的红尾鸲,草地上的戴胜。我没有养鸟,但时常都在阳台的瓷碗里撒上一把米喂鸟。时常光临的除了麻雀,还有白头翁和珠颈斑鸠,珠颈斑鸠灰褐的衣衫并不起眼,一圈“珍珠”颈饰却显得格外隆重。某日我在客厅,听得窗外一阵异响,扭头看见一只大鸟落下旋即飞走,看它弯钩似的喙和强健的脚爪,应该是鹰隼之类的猛禽,炯炯有神的眼里似乎有种不屑。可惜它瞬间消失了踪影,我无法确知它的种类。

很久以前读过一本叫《乌鸦太郎》的日语绘本。一个山里的孩子每天独自走很远的路去上学。学校里开大会时,他表演的节目是模仿乌鸦的各种叫声,清晨高飞的、黄昏归巢的,有欢叫也有悲啼。我喜欢这个故事和这位沉默的少年。他认得山野里的鸟儿,了解它们的习性,分辨它们的悲欢并用心记录下来。这样与大自然相处的方式,对久居城市的我来说是一种梦想。

“唰”的一声,邻居陈叔叔划着火柴,伸向桌上一小滩洋河大曲。一刹那,白酒烧了起来。一会,火灭酒去。不记得陈叔叔为何要向我们这些孩子演示,他可由此少喝了几口?

基辛格在《白宫岁月》中写道:尼克松1972年访华回国后,向女儿特里西娅展示烧酒。把茅台倒入碗点着,重演在京见周恩来所做。不料演砸了,火燃碗炸,烧着的茅台流满桌面,说差点烧了白宫。基辛格开玩笑说,“不做飞机燃料太可惜了,是因为它太易燃”。实际上,41度以上白酒一点就着。

真正吃酒,就是要吃白的;尤其是高度的,吃起来才过瘾。那年到古井贡酒,还尝到了70度。吃客袁枚有个传神比喻:“余谓烧酒者,人中之光棍,县中之酷吏也。”这位性灵诗派大家进一步点到:“既吃烧酒,以狼为佳。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。”

前几天,朋友请吃其山西带来的汾酒,说全国首次“八大名酒”评比是汾酒夺魁。在上海,饮食业把白酒分两门类:一是起源于光绪年间的汾酒业,后俗称“老白酒”的土甜酒业加入。另一为专营高粱土烧、五加皮和绿豆烧等泡制酒及仿洋酒的梁烧酒业。

白酒是个狠角色。除喝得痛快,更是大块吃肉、细嚼鸡头猪脚好伴侣。此外,祛风寒消积滞,包括浸杨梅治腹泻,也非它莫属。更是重要场合一举足轻重的角色:常说“不喝酒办不成事,这酒当属白酒;不喝白酒办不成大事。不会是荡荡嘴巴的啤酒,也不是女人吃的葡萄酒……”

不少北方人以为上海人不吃白酒,其实不然。在上世纪50年代,以白酒为主的高度酒销量,约占上海老酒总销量一半。我下乡农场在奉贤,当地有2两装小瓶白酒,人称“小炮仗”。不要说乡村,就在知青为主的农场,不管是场部综合商店还是连队小卖部,销路都不错。也有性价比因素,花一瓶“小炮仗”钱,抵得上

吃1瓶黄酒或3瓶啤酒带来的酒饱。上海人吃白酒,也产白酒。最早是金山朱泾镇公和酱园,1767年开始酿制。白酒因原料不同分糟烧、麦烧、米烧和高粱烧等。本地白酒大咖是七宝大曲和特曲,浓香型七宝大曲“色清明晶,香气浓郁,入口平和,醇原纯正”,获评商业部和国家优质产品。此外,熊猫白酒及熊猫二曲,也小有名气。

沪产白酒在晚清已入贡品,为诞生于1884年的糟烧酒郁金香,出自石友成后的南翔宝康酱园,“酒醇厚甘甜、粟色透明、清香沉郁”。(《嘉定县志》)曾获1937年莱比锡博览会金奖。

老底子的名白酒还有刘酒、九峰酒、靠壁清等,其中刘酒又名三白酒。“红市开樽白雪香,沁人心肺带余凉。谁将风味推三白,独让刘郎占醉香”(黄遵:《松江竹枝词》)。据《上海风俗古迹考》,此酒“取泖水仿三白酒法酿成”。至于“三白”,一说取白米、白面、白水;一说因生产时节见芦白、棉白、霜白。1765年,袁枚在苏州周慕庵家吃了“陈十余年之三白酒”,“酒味鲜美,上口粘唇”。点赞“甚矣!世间尤物之难多得也。”

上海市场白酒,过去是销量大自产小。1949年,90%以上由外省调入,主要来自苏北。至上世纪60年代前六年,虽调入白酒1.73万吨,但上海人吃酒靠外省是一去不复返了。这六年里,上市30.03万吨酒中,沪产达23.74万吨,占比近80%。其中白酒自产4.15万吨,外地调入仅1.73万吨。

过去吃白酒,多到酱油店零拷。酒装大酒坛,袁枚说“以初开坛者为佳”,吃客经有“酒头茶脚”一说。但要吃到开坛酒,真是要碰运气。到上世纪80年代,商店逐步增加瓶装酒,到1992年全部瓶装。我在电视台经济部的1988年7月28日,名酒价格放开,茅台每瓶零售价150元、汾酒20元、洋河大曲76元。

当年吃白酒,直接从酒瓶到酒杯。家里有一套龙泉青瓷酒具,一壶十杯,一杯一两。现在多用一钱小杯,面前再放两个分酒器,从瓶倒器再入杯。干杯用小杯,也用分酒器干杯。在亳州时,喝酒必“炸罍子”;“炸”就是干,罍子就是可容三两的分酒器,他们以古酒器“罍”称之,到底是黄帝曾孙帝喾和商朝先后立都之地。

我的酒龄可从两岁算起。听母亲说,我吃饭哭闹,怎么哄均无效。这时,外公用筷蘸了他杯中的酒,滴入我口中,哭闹顿时消散。后我又哭闹时,母亲用其他饮料如法炮制却失灵;非酒不可。我敢肯定:我的启蒙酒为白酒,外公不吃其他酒。

我心中的好白酒有“两不”标准:一是吃了不上头,二是酒后口不干。

### 上海人的白酒

袁念琪



篆刻施鹤平

那天下午,我出门后回家。天空的黑云越聚越多,树枝在狂风中摇摆挣扎着,顷刻豆大的雨滴铺天盖地地从天空中倾泻下来。房顶上,街上,溅起了一层白蒙蒙的雾。雨点打在街道的积水上,激起了无数朵水花。踩着水花,我淋着雨一路狂奔,总算跑进小区,到达楼下大门口。

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为我们这片区域投送报纸和信件的邮递员。眼前一辆湿漉漉的绿色自行车,车前挂了一个绿色的邮包,邮包被一块雨水打湿了,塑料布盖得严严实实的。个子瘦弱的他,头上戴着一顶印着显眼的“中国人民邮政”字样的帽盔,雨水正顺着他的帽檐往下淌……我心里突然一阵感动,疫情中每天为我们送报送信的人就是您啊?他说:是啊。我说:好辛苦!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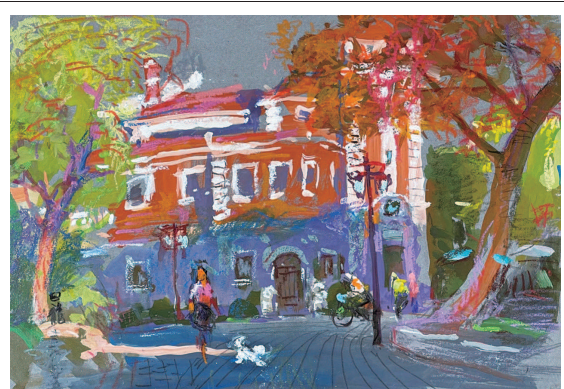
### 家门口的邮递员

徐音

感谢您!他平淡地回答我说:没什么,不辛苦!与邮递员的相遇,让我联想到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新媒体已成为时代的宠儿,传统纸媒的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。作为传统媒体之一的报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,一些书报亭的相继消失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但是,互联网代替不了的一壶茶,一张报纸,一张竹编靠椅的情趣,还有戴着一副饱经风霜的老花镜阅读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报纸的乐趣。而正是这些“绿衣天使”辛勤地奔走穿行在大街小巷里,及时把报刊信件送到订户和收件人的手中,给千家万户送报刊

和信件的同时,也送去了一份温馨。

法国哲学家萨特说过,报纸和太阳一样,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。平凡的生活中有许多平凡人,做着许多不平凡的事。我目送着邮递员在瓢泼大雨中踩着自行车远去的身影,脑海里留下了一身湿透了的绿色的邮递员的制服,还有印着显眼的“中国人民邮政”字样的帽盔。



多伦路之晨(水粉画)胡日龙

### 题幽兰

范文通

幽谷怀香气意宽,荒野岭度春寒。高騷唱罢无寻处,兰在心中不见兰。

与往常一样,天刚蒙蒙亮,我披衣起身拉开窗帘,看了看窗外的天空。雨终于停了,零散的落叶环绕着大树。虽然未见朝霞映出,但昨日的雨和风已经远去。

我摸起床头的手机,看到微信朋友圈被海棠花的美照刷屏,初开的海棠花,令人心旷神怡。我喜欢合肥的一位女诗人,在安徽农业大学拍摄的垂丝海棠花,轻盈可爱,娇艳动人,隔屏似能感觉到它的清香淡雅。这组海棠图配有李清照的词: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?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。”雨后的清晨,悄然滑落的花瓣,引起了李清照情思缠绵,花落伤感。宋代的陈郁说:“李易安工造语,古《如梦令》“绿肥红瘦”之句,天下称之。明代沈际飞说:“知否”二字,叠得可味。“绿肥红瘦”创自妇人,大奇。可以想象李清照在雨大风急的夜晚,不胜酒力,浓而而睡。早晨醒来,她迫不及待地问卷帘的侍女,后院的海棠花可落了。侍女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海棠树说,海棠依旧。这,或许有安慰词人的意思。李清照没有责怪侍女的“敷衍”,而是用委婉细腻的笔触,表达了自己惜花伤春的情怀。千载之后再读李清照含蓄隽永的小令,还是那么婉转动人。

另一组海棠花来自于南京的表姐夫,图妙文妙,令我欢喜。他退休后,肩挎单反相机游走四方。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,他一年前踏入了老年大学摄影培训班,摄影技术突飞猛进。尤其他用镜头捕

### 海棠初开

戴旭东

期,凯旋的粤军,为纪念在北伐中牺牲的将士,将61位阵亡将士遗骸运回南京,安葬于莫愁湖南岸。这里的海棠花象征着烈士取义成仁、血花光荣。海棠花朵娇艳,羞答答不张扬……难怪苏轼特意点燃高高的蜡烛,在烛光下欣赏海棠的美丽姿容,写下: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苏轼和陆游咏海棠如痴如狂,前者燃高烛相伴,后者求上天延春光。

表姐夫说,莫愁湖海棠谷花开如云,却不见一棵梨花树。他忽地想起了苏轼戏张先的一句诗:一树梨花压海棠。海棠花与梨花花期相近,后者花期早,即便同园种植,未必同时开放。他在思及陆游苏轼的神来之笔,抬眼看看到周围一群银发老者端着“长枪短炮”抢拍着海棠花,方才明白自己也属“一树梨花”中的一朵。

海棠初开,这样的景色美丽而壮观。对于我来说,足不出户就能欣赏海棠花的次第绽放,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

直到今天,只要《红色娘子军》的主题曲响起,我依然会激动,会驻足聆听。我甚至清晰地记得这部距今半个多世纪的电影里的每个情节。我自问,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?是喜欢这部电影呢,还是喜欢其中的演员?

瞧,50后出生的人骨子里把“张扬”看成是贬义词,不敢大声地告白我就是喜欢王心刚这位银幕帅哥。因为他,我才爱屋及乌,才会前前后后看了五六遍《红色娘子军》。

记得头遍看《红色娘子军》是学校包场的。电影放映前,坐满了小学生的影院里发出的噪声无异于一个炸开的锅。也难怪,那个年代谁的家里都没有电视、电脑和智能手机,孩子们能看电影是何等的文化享受和精神食粮?兴奋啊。

我在电影中初次邂逅了王心刚。洪常青出场时一袭白色西装富商装扮,风度翩翩;而最后为掩护娘子军撤退重伤被捕,被敌人绑在树上烧死。多么出色而英勇的人!深远的主题曲,伴随着冲天的火光,烘托出洪常青的大义凛然……王心刚的演技震撼了观众,我和许多女孩子一样,伤心地哭出了声……十来岁的娃娃不懂风情,但并

不影响对一个人的好感。这个洪常青,这位王心刚已在我的童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象。在随后的岁月里,我几乎看过他所有的电影,无论是《海鹰》中的海军鱼雷艇张敬上尉,还是《侦察兵》里的侦察参谋郭锐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中的杨晓冬,抑或《伤逝》里儒雅的涓生、《知音》中英武的蔡锷……我痴迷于他的形象、动作、神态以及磁性的嗓音。

### 经典是磨炼出来的

章慧敏

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“洪常青”让王心刚红遍大江南北,似乎他生来就是为了等待塑造这个经典角色的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王心刚是亿万观众眼中的“男神”,是我们这些年轻姑娘心中的“白马王子”和“梦中情人”。王心刚就是洪常青,不用演。他一边用刀砍椰子给琼花喝,一边诉说他的家史,极为朴实,穿军装的帅气以这种朴实打底,格外感人。他的牺牲叫人心疼。是个女的都会爱他。

这几十年来,我观影无数,至少称得上是“半个影迷”了。但我对国产片的眼光有点挑剔!我不太记得住那些被迫捧的“小鲜肉”塑造

过哪些经典的角色,只是眼见着他们像花蝴蝶似的满天飞。当某一天不再被关注了,火热岂不变成冷场?

显然,成功的背后是辛劳。《红色娘子军》里的角色哪一个没去过海南体验生活?演军人就得像军人,这才是角色的生命力。我还记得上海世博会那年,我曾去黄准老师家约稿。说起她为《红色娘子军》谱写插曲时,她告诉我当年曾三次随黄导演生活和摄制组去海南深入生活,天天泡在拍摄现场。她也遭遇过创作“瓶颈”,可有一天,她在拍摄现场看到洪常青在烈火中英勇就义的场面,熊熊的火焰中她感受到了青春的炽热,这就是她要找的歌曲的归宿!那一刻,创作灵感像火山一样喷涌。

有一句广告词:“经典永流传!”经典是磨炼出来的。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剧情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,但它至今仍感染着你我他。王心刚演活了“洪常青”,“洪常青”到今天还是正派英俊男士的代名词。

### 十日谈

影视中的共产党员 真正的共产党人表里一致。 责编:杨晓晖